就是讨饭也要救他

2006年5月25日，迎着蒙蒙细雨，习近平又一次来到下姜村。

在村里的养蚕室，他详细了解村民养蚕情况。这时，有的记者为了抢拍镜头，脚步踏进了蚕室的桑叶空隙间。习近平见状连忙说："小伙子，当心把人家的蚕踩坏了。农民养点蚕不容易！"

在村党员活动室，习近平与大家谈了基层党建工作。他首先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："一个偏僻的小村庄，因为他们的支部书记生病了，一天之内村民自发筹集了数万元手术费为他治病，村民们说'就是讨饭也要救他'。他就是永嘉县的一位党支部书记郑九万同志。当地就有一些干部不由地发出了'假如我病倒了，会有多少村民来救我'这样的感慨！"

习近平环顾着大家继续说："可以说，郑九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，深刻揭示了'老百姓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、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'的丰富内涵。一个地方要发展，没有一个战斗堡垒是不行的，干部不为民办事是不行的。因此，广大农村党员要做生产发展的带头人，要做新风尚的示范人，要做和谐的引领人，要做群众的贴心人。"

习近平的谆谆教诲，为下姜村的党员干部指明了努力的方向。

——摘自人民日报《心无百姓莫为官——习近平同志帮扶下姜村纪实》（2017年12月28日第一版）

背景资料：

下姜村：隶属浙江省淳安县枫树岭镇。在浙西，下姜村一直很有名。过去出名，是因为"穷"——有这样一句民谣："土墙房、半年粮，有女不嫁下姜郎。"现在的下姜村，依然有名，村名前常被人们冠以"最美""最富"这样的形容词。

说起下姜的"翻身记"，村民们会不约而同提到浙江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。2003年至2007年，习书记多次来到下姜村实地考察，无数次担当了下姜村脱贫致富的引路人。

如今，下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位于枫树岭镇前列。2017年11月，下姜村获评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。

聆听讲故事

本栏目主持人：刘少华

冰雪生处有人家

本报记者　刘少华

落地内蒙古阿尔山机场时，是去年岁末的一个上午。舷窗外，大地雪白一片，群山棱角分明，松林挺拔壮观。零下22度，这将是整整10天行程中，最暖和的日子。

从阿尔山出发，一路乘车到海拉尔，再沿着额尔古纳、敖鲁古雅、莫尔道嘎、满归、奇乾、恩和前行。北境极寒之地，苍茫雪域之中，有日子的红火，有人家的灵动。

零下40多度的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森林地区，寂静而祥和。　赵荣基摄

"旅游，从你待腻的地方到我待腻的地方来玩"

"这才零下30多摄氏度，冷什么呀？"听我在车上叫苦，阿尔山市出租车司机杜艳宏颇不以为然。这位11岁孩子的妈妈，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，谈起冷，她有讲不完的故事。

"有时候早上零下40多摄氏度，发动我这车，就跟面对一堆废铁似的，啥反应都没有。""买房子可得买个小的，咱这地方房价不高，但一年供暖9个月，取暖费你可交不起。""车库都得供暖，有一回一个外地司机，在当地新加了机油，就把车停在路边，第二天怎么也发动不起来，还以为买了假机油，去跟卖东西的吵架，给人家一通笑话。"……

聊着天，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阿尔山口岸，对面即是蒙古国。时值隆冬，口岸已经关闭，只剩边防部队在此驻守，远处能望见"中华人民共和国"七个大字。

从口岸前行，都是呼伦贝尔市司机李家顺开车。蒙古族人，身材不高，却十分敦实，我叫他李哥。

常年接待游客，李哥走遍了呼伦贝尔市，见过每个地方的四季景致。他贼能唠，常让人笑得肚子疼。他看"今日头条"，也看"快手"上的短视频，表演起来，比视频里还有模有样，动不动来一句"老铁双击666"（"快手"里为人点赞的网络用语）。

"咱们内蒙古人实诚，不带坑游客的。不像上次拉一车乘客，导游张口就给大家讲'成吉思汗大战铁木真三天三宿'，这脸咱丢不起，咱就带着客人吃好、喝好、玩好。你要问我当地那点事，啥都知道，别的啥都不知道。"

踏实、勤奋，天性乐观，李哥总有许多回头客，旅行社也爱请他。更让人放心的是他车技了得，在冰天雪地中，尽显老司机本色。车行至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森林的无人区，一天之内就遇到5处冰包——山上流下来的河水被冻住，在路中间鼓出十几米甚至几十米的冰面。李哥总能轮缓车稳，踏冰而过。

这个酷爱"大口吃肉、大碗喝酒"的汉子，把小日子过得有模有样。儿子正上高中，成绩不错；说起老婆，他总红着脸说，"你嫂子那是真漂亮，就我磕碜点"；他一直相信这个社会好人多，正能量多，"我是个党员，我觉得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这5年，老百姓过得舒坦"。

"旅游是啥你知道不？"在路上的第四天，李哥眨巴着眼睛问我。"就是从你待腻的地方，到我待腻的地方来玩。"

鄂温克人游猎沧桑吞吐山林情怀

古革军一头长发灰白相间，眼窝深邃，鼻梁高挺，模样十分英俊。与中俄混血、猎人后代稍显不协调的是一口流利、幽默、天赋外溢的东北话。

根河市敖鲁古雅乡的古革军是鄂温克族人，更准确一点是"使鹿鄂温克族"人。这个民族，如今只剩了230多人，有语言没文字，一直住在大山林中。17世纪中叶，祖先们从贝加尔湖流域的列那河，迁徙到额尔古纳河。中俄尼布楚条约，将两国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划分。数百年时间过去，鄂温克族里互相通婚的四大家族，布利托天、固德林、索罗共和卡尔他昆，以游猎为生。

古革军还没有枪高时，便随长辈带枪上山，无需专业训练，在言传身教中，成长为顶尖猎手。

政府统一规划，为猎人们在根河市建了统一定居点，请芬兰人设计成北欧风格的建筑群。为了尊重鄂温克人的传统，房子的尖顶上都留了一片玻璃，这样总能看到星空。

使鹿鄂温克族，是中国唯一养驯鹿的民族。在政府资助下，古革军把驯鹿点改建成旅游接待点，家里几十头驯鹿往山上一放，游人慕名前来，门票50元，还有大量民族手工艺品出售。驯鹿价格也高，一头能卖到4万元。

那天下午3点到达驯鹿点时，在停车场便听到游客们兴奋地尖叫。入口左侧写着"根河敖鲁古雅"，右侧则是"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"。一块展板挂在两根白桦柱上，主题是"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历史溯源"。200米外是5头驯鹿，一个旅游团兴奋地围住它们，比出剪刀手和笑脸，与驯鹿合影，驯鹿角形状漂亮而精致。

鄂温克族人虽少，影响力一点都不小。作家迟子建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，便是以鄂温克人德高望重的精神领袖玛利亚·索为原型；鄂温克族诗人维佳，是纪录片《犴达罕》主角；维佳的姐姐柳芭，则是才华横溢的画家。

整整5天，我们驱车穿梭，从根河到敖鲁古雅，从阿龙山到奇乾乡，一路开到额尔古纳河右岸。望见对岸俄罗斯莽原绵延，夕阳落入西伯利亚漆黑的落叶松林，我才意识到为何这些地方都以鄂温克语命名——这一路，我们正是逆着鄂温克人的迁徙路线在行驶。几百年间，这片森林都属于猎人们。

在根河定居点，趁着冬日，当地用硕大的冰块，建成了一座酒店，门口写着大大的"Ice Hotel"（冰雪酒店），里面房子造型别致，打上蓝灯就成了蓝屋子，打上红灯就成了红屋子。这样的酒店一年中只能经营几个月，游人们慕名前来。

酒店边上，是柳芭家族的画展和鄂温克族人卖手工艺品的市场，还有成排的鄂温克人新居。"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寻路文化博物馆"，是作为猎人的鄂温克人，将民族历史和文化留下的记忆，那些过去赖以生存的桦树皮船、鹿皮衣服、口弦琴、针线包仿佛在述说着民族的沧桑。

挂在那里的还有4支猎枪。古革军看到它们，总想起青春洋溢时，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成年累月追逐狍子、犴和野猪的日子。

俄罗斯姑娘把内蒙古小伙"娶"回家

艰难穿越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森林后，抵达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，全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。此处别有风情，俄罗斯风格建筑星罗棋布。

太冷，当地没几家旅馆开门，相当一部分当地人冬日不住在这里。我们敲开了芭莎家的门。室外已是零下40多摄氏度，打开门却温暖如春，芭莎一句大嗓门东北话"赶紧屋里暖和"，把我们迎进了屋。

芭莎全家，和她妹妹娜哒一家，正在屋里准备晚饭。姐妹俩都长着俄罗斯脸，皮肤白皙，柔软的卷发被岁月吹得发灰，大脸盘轮廓清晰。

娜哒拿平底锅为我们一行人做俄式煎蛋。在局促的空间里，她敲碎一个又一个鸡蛋，边嫌我碍事，边讲述她幸福的一生。娜哒今年52岁，年轻时看上一个内蒙古西部的小伙子，自定终身，"我就把他给'娶'了，到我家生活"。她不是没考虑去夫家生活，去住了没两天，适应不了内蒙古西部艰苦的日子，拉着丈夫回了娘家。

婚姻生活里，娜哒豪爽，爱发脾气，发泄完之后自己都记不住。相处久了，有那么几天安静，她的丈夫便来关切地问："我的老婆不爱我了吗，怎么最近都没有发火？"只有听到这样的生活细节，才感觉这更像俄罗斯家庭。

她们的母亲1933年生于苏联，1997年去世。她们拿出母亲的照片，一位一生只穿裙子的优雅女性，在照片里用俄式扁担挑着两桶水，眼眸深邃，露出笑意。她们同母亲一道，经历过一贫如洗的日子。整整半个晚上，姐妹俩都在回忆过往，那些没饭吃、没衣服穿的日子，甚至有些年头，一年下来分文不挣，还要去赊米、面、油。

好在，日子逐渐变好，尤其是最近几年，姐妹俩都从苏沁牧场退休后，每月领着退休金，儿女们也已长大成人。住在宽大明亮的房子里，姐妹俩坚持用土炉子做列巴和饼干，卖出去深受当地人喜爱。

姐妹俩都用上了智能手机和微信，自从与本报记者加了好友，经常发来当地美景、美食。1月23日一大早，芭莎发来语音："我们这里零下50摄氏度了，可真不暖和！"娜哒发来语音："我一大早就带着狗出门遛弯儿，外面白茫茫一片雪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狗、牛、马理我，慢慢走走，感觉特别好！"

如今，能让芭莎和娜哒牵挂的，跟这个岁数的大部分人一样，都是孩子结婚、孙女上学这样的事。

就这样，一群远道迁徙而来的俄罗斯人，在中国几十年间扎下根，他们的孩子变成了你我一样的普通人，上学、上班、退休、看孩子、享受人生。这里温度零下50摄氏度，中国最南端依然是零上30摄氏度，在这温差80摄氏度的国土之上，人们共享日升日落，共享奋斗而来的幸福，共同期待好了还要好的明天。

徐萍在工作中。

邮递员徐萍：让你的邮箱装满我的心

吕安琪　原　洋文/图

1月18日，零下10摄氏度的北京，天蒙蒙亮。

裹着两层军绿色大棉袄的徐萍把100来斤重的报纸抬上自行车，收拾停当，准备出发。

麻利地上下车、取报、开箱，迅速给20多个信箱塞好报纸、信件……一个单元的投递工作只需30秒就可以完成。

这一连串动作徐萍每天要重复166回。10年下来，她总共送出了520万份报纸。

徐萍今年44岁，家住北京市朝阳区，是金台北街水碓子邮政支局的一名邮政投递员。她个头不高，身材微胖，裸露在寒风中的脸颊冻得通红，额头上却因一上午的劳动沁出了丝丝汗珠，两鬓掺白的发丝有些凌乱。即使大冬天的早晨，她也不戴手套，"拿报纸滑溜，不方便"。从金台里小区的大爷，到针织路小学的门卫，从社区小卖部的店主，到保险公司的保安，附近不少居民都认识这位笑呵呵的邮递员大姐。

去年8月，邮局收到一封只写着"金台北街　梁文（化名）收"的信件。按常规处理，此类邮件应当直接退回。可徐萍却寻思着既然在自己负责的街区，打听打听说不定能找着。8月盛暑，她顶着烈日边投递报纸，边挨家挨户询问。

傍晚时分，当循声出来的梁女士望见门口大汗淋漓的徐萍时，她惊喜万分。"这封信很重要，原本是挂号信错寄成了平邮，我正急得不行！"她激动地握住了徐萍的手，连声道谢。

"徐萍全身心投入工作，她践行了把用户当亲人的理念。"在投递部主任田罡的印象里，徐萍经常收到表扬信，许多住户还因为她续订了报纸。2017年，徐萍拿下了水碓子邮局收订状元。

为了方便工作，徐萍在手机里存了700多个住户的手机号，都用门牌号标记着。任意给出其中一个门牌号，徐萍都能立刻说出住户是谁，订了什么报纸，有什么事情，"我的脑子光用着记这些了。"徐萍咧着嘴笑道。

一次，一个住户订阅的杂志久久未到，他和徐萍随口提了一句。没想到徐萍牢牢记住了，天天到邮局催着问。这位住户说："我后来得知她对这么一件小事都如此上心，觉得很温暖。"杂志到后，徐萍第一时间就打电话通知他。

"邮件似生命，时限抵万金"。住户的小事，就是徐萍心中的大事。

有时碰上老人推着菜车上电梯，她会上前搭把手；有时上门送信，她就顺手把住户的垃圾带下去；有独居老人两三天没取报纸，她会留心多问一句……"热情、人好"是住户对徐萍的一致评价。

从2016年起，每到"双十一"的时候，徐萍就更忙了。除了送报，她还会帮快递部的同事取送快递。那时，邮局每天有4500多个包裹。她常常忙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吃上饭。

总是"超标准，零差错"服务；总是尽职尽责、耐心热忱；总是为了住户省事，宁可自己麻烦。这位真诚爽直的邮递员大姐，就像冬日里的暖阳，为社区居民传递着善意与温暖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新年贺词中说，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。邮递员徐萍正是这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员。他们无怨无悔，投身普通工作，用执著的精神与善良的品性感动着身边人。

平凡生活

本栏目主持人：严　冰